

京劇版《帝女花》剛中見柔

于魁智李勝素首度「談情」



■京劇《帝女花》之上表

《鳳還巢》
時間：2018年2月27日
晚上7:30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牛皋下書·挑滑車》
《打漁殺家》
時間：2018年2月28日
晚上7:30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帝女花》
時間：2018年3月2日
晚上7:30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紅鬃烈馬》
時間：2018年3月3日
晚上7:30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京劇《帝女花》之寫表

■京劇《帝女花》之庵遇

■京劇《帝女花》之《香天》

粵劇《帝女花》是家喻戶曉的經典名作，明年的香港藝術節，特別請來國家京劇院將其改編為京劇版本，由著名京劇藝術家于魁智及李勝素主演。不同的音樂、行當、唱腔，會賦予《帝女花》如何新穎的色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香港藝術節節目委員會委員譚榮邦從演出初創時就與國家京劇院密切溝通，前不久更前往北京觀看了京劇《帝女花》的綵排。他對記者說，國家京劇院十分重視這次的改編，劇本七易其稿，距離演出約三個月時已經開始正式的排練，道具服裝皆已基本到位，連繁體字幕都已經做好。之後的幾個月間，還將不斷修改打磨，精益求精。

家國情兒女情共冶一爐

「這次的改編，一方面要展現京劇的特色，另一方面則要照顧香港觀眾對《帝女花》的感情、感受和期待。」他說。《帝女花》是粵劇戲寶，最為人稱道的版本是唐滌生參考清朝戲曲家黃燮清所編寫的崑曲作品改編而來，經過著名粵劇藝術家任劍輝與白雪仙的演繹，成為傳唱多年的經典作品。故事講述明朝長平公主與駙馬周世顯在明朝覆亡的時代劇變下的悲劇命運。其間既有二人纏綿的兒女之情，又有面對國破家亡時的悲慟節烈，感人至深；最後一場描述二人雙雙飲盡自盡的〈香天〉，詩白與唱詞婉轉徘徊，深受觀眾的喜愛，「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薦鳳台上。」的唱詞一出，哪怕是熟悉粵劇的普通觀眾亦能喚起心中印象。

其實，明朝末年崇禎帝的故事，不少戲曲都有涉及。「比如昆曲的《鐵冠圖·撞鐘分宮》，做的就是《帝女花》中殺女的那幕戲。京劇的話，周信芳「麒派」的代表作《明末遺恨》也講的是那段故事。」譚榮邦說，「但是《帝女花》不是光講崇禎，而是引出了長平公主和周世顯的故事，用大時代的對比，來映照青年男女的命運。」不同的戲種比較起來，京劇比較陽剛，多聚焦在國家興亡之上；粵劇則比較陰柔，多有言情浪漫的場口。「為什麼《帝女花》那麼受歡迎，因為除了浪漫，也有大時代的背景，這即使是在60年前，

在當時的粵劇界中，都不是很多這樣題材和風格的戲。」

陽剛中尋找一絲柔情

將粵劇《帝女花》改編為京劇，自然要在陽剛之中尋找柔情。「京劇很少言情的，荀派有幾個，但是都不是主流，主流依然是比較陽剛的。這次國家京劇院也開玩笑說，這真是于魁智和李勝素第一次談情。」

扮演周世顯與長平公主的于魁智與李勝素，皆是享譽國內外的京劇藝術家。于魁智是國家京劇院的副院長及藝術指導，剛於2016年獲選為十位「大國非遺工匠文化大使」之一。他工老生，代表作包括《打金磚》、《楊家將》、《擊鼓罵曹》、《四郎探母》、《紅鬃烈馬》、《野豬林》等；李勝素則是國家京劇院一團的團長，著名的梅派青衣。二人在舞台上有不少合作，但談情說愛嘛，這次還可能真是第一遭。

令人好奇的是，向來舞台形象硬朗正氣的于魁智，要怎麼去詮釋周世顯這一小生角色。譚榮邦說，這次對於于魁智來說也是一大突破，「廣東大戲版的《帝女花》，前面都是文小生的戲，到了後面的寫表和上表，又變成小武。『文武生』這個行當是大戲特有的，主要的生角都要文武兼備。但是對京劇來說，是沒有這個行當的。」於是詮釋起人物，自然會有所改變，「你會覺得他做得沒有那麼『冤氣』。」譚榮邦笑着說，「整個戲風格上也會嚴肅一些。」

他亦認為，從一個劇種跨越到另一個劇種，不能局限在用京劇來唱粵劇的方式，因此在劇本上不應過分刻意地保留。這次的改編，既保留了唐滌生的精華場次和優美文辭，同時又加入了京劇的詮釋風格。「例如〈庵遇〉一場，就是非常京戲的手法。沒有那二十幾級樓梯，基本上就是一



■《紅鬃烈馬》

■《鳳還巢》

■《打漁殺家》

桌兩椅。舞台簡樸，身段做手也不會有樣板戲的感覺。作為一齣新編的京戲，無論是題材還是手法都是近年內比較少有的。」

反二黃生旦對唱

京劇版在音樂上也進行了大膽的改編。「京劇唱皮黃（西皮二黃），那〈妝台秋思〉怎麼辦？沒有〈妝台秋思〉，還算不算《帝女花》呢？」這大概也是大部分粵劇觀眾的疑問。譚榮邦說，京劇版的《帝女花》雖不是十足十，但保留了大部分原本的唱詞，「可以鑲嵌下去的就保留了。音樂唱腔上則再創作。這次不會唱〈妝台秋思〉，但是整套劇的音樂中有相當多的〈妝台秋思〉的主題的穿插，有點像《杜鵑山》的做法，拿了一個主題，在全劇中以不同變奏的形式出現。」

唱則是皮黃，主要是二黃，甚至反二黃。一般來說，西皮較為高亢剛勁，多用來表達比較激越和奔放的感情；二黃則較為沉穩凝練；至於反二黃則是二黃唱腔移低五度而形成，因為降調而音域加寬，會更為起伏跌宕。譚榮邦說，京劇《帝女花》的頭兩幕基本用西皮來表現悲壯之情，到了後來反而較多是用反二黃。「最初我做建議時覺得不行，因為反二黃沒有男女對唱，那個Key不對，有些唱腔也是不同的。但是這次不停地嘗試，反而創造了一個反二黃的生旦對唱出來。所以這次對於于魁智和李勝素，主要用反二黃來唱，也是創舉。」

除了《帝女花》，這次國家京劇院還將帶來梅派少有的喜劇《鳳還巢》、武生戲《挑滑車》、花臉經典《牛皋下書》與經典戲本《打漁殺家》。此外，還將選演規模宏大的《紅鬃烈馬》，相信會讓觀眾們過足戲癮。

柏林愛樂的變革與出路

柏林愛樂再度訪港演出，這個金漆招牌的樂團不僅令本港的古典樂迷立時芳心大亂（兩千九百港元的頂級票價當然不算回事），演出後還有樂評人在報刊上「盲人摸象」般試行評論，結果言不及義，只能籠統說出第二場有些「爛燗」，第一場因為jet lag而「較差」，有幸聽了兩場要「感恩」云云。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只知跟隨名氣湊熱鬧的，當然看不出真切門道。柏林愛樂成立於1882年，論歷史悠久，它遠不能與德累斯頓的、萊比錫的代表性樂團相比；論德奧音樂的傳統，它也遠不能和維也納、慕尼黑等直接受華格納、布拉姆斯、理查·史特勞斯和馬勒等巨人熏陶指導的傳統相比。但在二戰後的半個世紀內，它在卡拉揚的雄霸古典唱片市場的全球性傾銷中，成為西方管弦樂團的龍頭大哥，名聲無遠弗屆，所至之處，誰與爭鋒？

可實際上呢？柏林愛樂的名氣是建立在浮沙之上，因為它並沒有得到真正一流的指揮家的精心打造。

二戰前它的首席指揮是福特·萬格勒，他雖然在思想性和理解力上都高人一等，但在指揮技巧上，他是一個「天才表演派」，在指揮了二十年之後，「從來還不

知道左手」在暗示什麼，只靠樂師們的臨時領會。而後是卡拉揚，也是以氣質和氣場取勝的指揮大帝，但他偶爾連起音和收音都對不齊。再後來是謙謙君子的意大利人阿巴度，象徵了柏林愛樂從普魯士風格向中南歐風格中和的一次變革。阿巴度是徹底的維也納樂派人物，他的音樂世界充滿了人文主義的溫情脈脈而缺乏原先卡拉揚無中生有的「黃金音色」，那種趾高氣揚的裝腔作勢如今已受廣大樂迷的唾棄。音樂更需要的是抒情和傳達理解，不需要盛氣凌人的炫耀。

西蒙·歷圖2002年接掌柏林愛樂，這位來自利物浦的英國人，如果照德奧音樂的陣營來說，根本是一個「邊陲島國」的「化外之民」，他原先指揮了多年的伯明翰市交響樂團，充其量也只是英國的地區性二流樂團之一，他能獲得樂師們大比數投票的青睞，一躍而成柏林愛樂的總指揮，這才是真正的「有幸」。這一方面說明傳統的德奧音樂有更大的變革決心，另一方面也說明西蒙·歷圖有天縱之才，成為拯救聖杯騎士團的「帕西法爾」。

西蒙·歷圖接掌柏林愛樂之後，這個頂級樂團和伯明翰交響樂團自然不可同日而語，馬上產生了出人意料的化學變化！樂

手們的演奏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輕鬆活力，卡拉揚時代苦心經營的那種已呈僵化的「黃金音色」霎時煙消雲散化為烏有。音樂，無論是巴赫、海頓，還是莫扎特、貝多芬，以至到了華格納、理查史特勞斯，從來沒有一個大作曲家要求「黃金音色」為至高演奏目標的，那是卡拉揚發明的一種妖嬈媚俗之色，只適合懷念奧匈帝國好日子的人瞎想他們昔日的金碧輝煌。

以此次的第一首曲目《唐璜》為例，西蒙·歷圖的演繹是充滿動感和激情的，但現場聽眾的反應是不夠滿意的，覺得他還沒有warm up，其實恰恰相反，他是錙力過頭，「超速行駛」了，所以樂句上急促而過，令巴不得每粒音都能令人回味的樂迷（特別是花了兩千九的冤大頭）意猶未盡，當然是若有憾焉矣！資深樂迷或許會問，福特·萬格勒指揮柏林愛樂的《唐璜》還要快了四十秒，為何聽起來卻巨細無遺，過癮刺激呢？簡單地說，那是兩人的天賦有別。福特·萬格勒是咬住一個英雄主義的信念，以一種沛然不可輕御的意志力貫徹全曲，西蒙·歷圖則是每句一



■西蒙·歷圖與柏林愛樂。

圖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

變，或輕重倒置，而不能如福氏緊慢有致，收放自如，他在速度上是機械性的。一個是英雄之讚歌，一個屬行車時間表，如此而已。

和趙成珍合作的拉威爾《G大調鋼琴協奏曲》，更進一步顯示了柏林愛樂絕非「無金不歡」的本色樂隊，他們低音大提琴部發出的幽藍色的貓式舞步，完全令人一步跨進危地馬拉最神秘的森林酒吧中的舞池去了！這樣教人猛吸一口氣的詭異穿越，才堪稱是世界頂級樂隊的真髓吧！

下半場的布拉姆斯《E小調第四交響曲》，是保守主義的盛大凱旋！西蒙·歷圖的典型手法：樂句間的矛盾反差洶湧而出，形成噴泉般的永不歇止的小爆發，在布拉姆斯的欲說又止中達到極致的假象！

文：蕭威廉

周末好去處

「爆發2018新力量」倒數活動

今年除夕，新城市廣場讓你爆發2018潛在新力量！以超高難度的世界級體操特技表演及本地實力派歌手全力獻唱，讓力量與美感完美結合，為觀眾帶來連串震撼感官的特備匯演迎接新一年。當晚的表演單位包括：來自雜技強國烏克蘭的技巧體操團隊Space Elements呈獻的「力·疊雲霄」；身手敏捷的雜技天團Space Elements更是首次來港獻技，在新城市廣場倒數派對中表演其綜合力量、平衡及舞蹈的獨特體操雜技，在觀眾面前展現高難度動作——於五米高人體金字塔尖上單手作出360度迴旋式倒立，隨後隊員柔軟的肢體更瞬間化成時針鐘擺，在空中來回擺蕩倒數，將跨年盛會氣氛推上頂峰；同場的「聲·藝超凡」將雲集多位本港實力派歌手，包括：王灝兒(JW)、胡鴻鈞及人氣樂隊組合Supper Moment接力獻歌，與全場觀眾一起爆發音樂力量，高歌迎接2018的來臨！

日期：12月31日

地點：新城市廣場一期一樓羅馬圓形獻技場 免費入場



香港除夕倒數煙火匯演

踏入2018年，維多利亞港將上演空前盛大的跨年煙火音樂秀，一起在絕美夜空下，跟來自全球各地的旅客狂歡！想全情投入盛會，記得提前佔個有利的位置。晚上約10:00，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外，欣賞「Deco-Sphere」的表演者在色彩繽紛的巨型圓球上，帶來融合戲劇、舞蹈及馬戲團元素的精彩演出！從晚上11:00起，香港島沿海多幢建築物每隔15分鐘會施放流星煙火，記得捕捉美麗的瞬間，為來年許下美好心願。在踏入子夜的一刻，維港上空將綻放璀璨煙火，地標建築上出現「2018」的大型字樣，為匯演掀起序幕。今年匯演更首度引入歐洲得獎煙火生產商的煙火，與奪目的光影效果、數十萬人的熱情歡呼，交織出一場聲光十足的跨年盛會，為您送上新年的第一份祝福！

許願流星：晚上11:00、11:15、11:30 11:45

煙火音樂匯演：午夜12:00

地點：維多利亞港兩岸

免費入場



香港管弦樂團《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港樂為你準備好最愉悅的新年禮物——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以經典金曲送舊迎新。除了一系列傳統的維也納圓舞曲、波爾卡、民族舞曲，還有由香港鋼琴家王致仁演奏李斯特的《匈牙利民歌幻想曲》。具體曲目包括：李斯特《匈牙利民歌幻想曲》、小約翰·史特勞斯《蝙蝠》序曲、小約翰·史特勞斯《藍色多瑙河》、老約翰·史特勞斯《拉德斯基進行曲》及其他精彩作品。

日期：12月30及 晚上8:00 12月31日 下午3:00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